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九十四

史部

晉書卷九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六十四

隱逸

若夫穹昊垂景少微以纏其次文繫探幽貞遯以成其象故有避於言色其道聞乎孔公驕乎富貴厥義詳於孫子是以處柔伊存有生之恒性在盈斯害惟神之常

道古先智士體具若茲介焉超俗浩然養素藏聲江海
之上卷迹囂氣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而韜其耀良
盡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玉輝冰潔川渟嶽峙修至
樂之道固無疆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宵而無闕修
身自保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在茲矣至於體天
作制之后訟息刑清之時尚乃側席幽貞以康神化徵
聘之禮貢於巖穴玉帛之勢委於窪衡故月令曰季春
之月聘名士禮聘者斯之謂歟自典午運開旁求隱逸

譙元彥之杜絕人事江思俊之嘯詠林敷峻其貞白之
軌成其出塵之迹雖不應其嘉招亦足激其貪競今美
其高尚之德綴集于篇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
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見
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
出便大笑時時遊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

辭去皆捨棄嘗往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
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
嵇康又從之游三年間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
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
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
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
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
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

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龐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絲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時為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為懷道迷邪

京答之以詩曰周道斁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
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
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為
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食何為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
鄙夫知之夫古之至人藏器於靈龜袍不能令暖軒冕
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鶠鸕能言泗濱浮
磬衆人所龍豈合物情玄鳥紓模而不被害鳴隼遠巢
咸以欲死眄彼梁魚逡巡倒尾沉吟不決忽焉失水嗟

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
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闇我顰顧而去萬物皆賤惟人
為貴動以九州為狹靜以環堵為大後數年遁去莫知
所之於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
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
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
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蟻越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汙共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匝顏如渥丹

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慙統自此遂
不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侍醫藥宗親因得見之其從
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
甚麗善歌儻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
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
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給之曰從父問疾
病得瘳大小以為喜慶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鄉可俱
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徊儻靈談鬼

笑飛觸桃柈酬酢翩翻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
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為之悲惋蠛𧆚之
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
見夏南憤恚而忼惄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華父
之眼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遊戲放傲逸之情縱奢
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何也遂隱牀上被髮
而卧不復言衆親跋踏即退遣丹珠各各分散後其母
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已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

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
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
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
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
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鄉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答
曰可統乃操柂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鯔鷀躍後作鱒鰐
引飛鷀首掇獸尾奮長梢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
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

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
俛而不答充又謂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
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上
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
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
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江不得
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
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為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

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為作小海唱今欲歌
之衆人僉曰善統於是以足叩船引聲喉嚨清激慷慨
大風應至含水漱天雲雨響集叱咤謹呼雷電晝冥集
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諸人顧相
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便髣髴見大
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即謂伯姬高行在
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充欲耀
以文武鹵簿覲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幡校

分羽騎為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葭長鳴車乘
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袴襠金翠繞其船
三迺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
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朱沖

朱沖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
常以耕藝為事鄰人失犢認沖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
大慙以犢還沖沖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沖屢持芻送

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為暴咸寧四年詔補博士
沖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
悅典籍者其以沖為太子右庶子沖每聞徵書至輒逃
入深山時人以為梁管之流沖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
君沖亦以禮讓為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
蟲猛獸皆不為害卒以壽終

范粲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高亮

貞正有丹風而博涉強記學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魏時州府交辟皆無所就久之乃應命為治中轉別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為征西司馬所歷職皆有聲稱及宣帝輔政遷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是時戎夷頗侵疆場粲明設防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無烽燧之警又郡壤富實珍玩充積粲檢制之息其華侈以母老罷官郡既接近寇戎粲以重鎮輒去職朝廷尤之左遷樂涫令頃之轉太

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為太宰中郎齊
王芳被廢遷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
輔政召羣官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其時望優容之粲
又稱疾閨門不出於是特詔為侍中持節使于雍州粲
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恒侍左右至有
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
妻子以此知其旨武帝踐阼泰始中粲同郡孫和時為
太子中庶子表薦粲稱其操行高絜久嬰疾病可使郡

縣輿致京師加以聖恩賜其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於政乃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為常賜帛百匹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不許以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長子喬

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媒辭弱冠受業於樂安

蔣國明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鑒見喬深相器重友人
劉彥秋夙有聲譽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純和理思周
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揚
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為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
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優劣論文多不載喬好
學不倦父蔡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絕人事侍
疾家庭至繫沒足不出邑里司隸校尉劉毅嘗抗論於
朝廷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其為伯夷叔齊復存於今

如其疾篤益是聖主所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叙用深為朝廷惜遺賢之譏也元康中詔求廉讓沖退履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參選叙尚書郎王琨乃薦喬曰喬稟德真粹立操高絜儒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筆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彥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又吏部郎郗隆亦思求海內幽遜之士喬供養衡門至於白首於是除樂安令辭疾不拜喬凡一

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
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
而歸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
以愧為其通物善導皆此類也外黃令高頤歎曰諸士
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
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其
行身不穢為物所歎服如此以元康八年卒年七十八

魯勝

曾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為佐著作郎元康初
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云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
度日月星臣按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
遂表上求下羣公卿士考論若臣言合理當得改先代
之失而正天地之紀如無據驗甘即刑戮以彰虛妄之
罪事遂不報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便稱疾去官中
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士舉中書郎皆不就
其著述為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叙曰名者

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
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
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
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
不能易其論也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
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
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
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

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
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
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
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
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為刑名二篇略解
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董養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秦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

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為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法所不容也柰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夫人之理既滅大亂作矣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

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霍原

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年十八觀太學行禮因留習之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晝往乃夜共造焉父友同郡劉岱將舉之未果而病篤臨終勑其子沉曰霍原慕道清虛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後歸鄉里高陽許猛素服其名會為幽州刺史將

詣之主簿當車諫不可出界猛歎恨而止原山居積年
門徒百數燕王月致羊酒及劉沉為國大中正元康中
進原為二品司徒不過沉乃上表理之詔下司徒叅論
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為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寢
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郡以禮發遣皆不到後王浚稱
制謀僭使人問之原不答浚心銜之又有遼東囚徒三
百餘人依山為賊意欲劫原為主事亦未行時有謠曰
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豆為霍收原斬之懸其

首諸生悲哭夜竊尸共埋殯之遠近駭愕莫不寃痛之

郭琦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為佐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琦荅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即堪為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為武帝吏不容復為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也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修
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為零陵太
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臣以為當今
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典進趨者乘國故以僥倖
守道者懷蘊匱以終身故令敦襄之化虧退讓之風薄
按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
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飾

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為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
尚奏可而朝不就終於家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
後網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
刺之其略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
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
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

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
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
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為臣僕君長者豐衍而
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哿矣富人哀此莞獨錢
之為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
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
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
克之於羸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

贊臭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況有實贏二雖
少以致親密由此論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
排金門而入紫闈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
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
解令問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
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
輳門常如市謗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如歸

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不異藏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
蓋疾時者共傳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終

記騰

汜騰字無忌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
官還家太守張閼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
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
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為府司馬騰曰門一
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兩月餘而卒

任旭

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也父訪吳南海太守旭幼孤弱兒童時勤於學及長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為功曹秀居官貧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歎曰任功曹真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尋察孝廉除郎中州郡仍舉為郡中正固辭歸家永康初惠帝博求清

節雋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潔素學識通博詔下
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遜辭疾不行尋
天下大亂陳敏作逆江東名豪並見羈縛惟旭與賀循
守死不廻敏卒不能屈元帝初鎮江東聞其名召為參
軍手書與旭欲使必到旭固辭以疾後帝進位鎮東大
將軍復召之及為左丞相辟為祭酒並不就中興建公
車徵會遭母憂于時司空王導啟立學校選天下明經
之士旭與會稽虞喜俱以隱學被召事未行會有王敦

之難尋而帝崩事遂寢明帝即位又徵拜給事中旭稱
疾篤經年不到尚書以稽留除名僕射荀崧議以為不
可太寧末明帝復下詔備禮徵旭始下而帝崩咸和二
年卒太守馮懷上疏謂宜贈九列值蘇峻作亂事竟不
行子琚位至大宗正終於家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軼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遜年十三每
游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歷華

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至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滌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苫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為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者。恒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即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遺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鹿，鹿於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所以相語正以

不須故也聞者皆嗟嘆之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橫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日致一鹿於其室前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為擔水而無勑色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攜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衣乃至爛于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步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

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頹然跂踞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為鳥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為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以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

得安令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導嘗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于時坐者咸有鉤深味遠之言文常稱不達來語天機銳宏莫有闢其門者溫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梁踦之亞乎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遺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夭壽長短時也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於山中臨安令萬寵迎至縣中

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為知機自
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
安尸不令人殯葬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
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寵葬之
於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庾闡並為作傳贊頌其美
云

龔壯

龔壯字子璋巴西人也絜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

叔為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讐及李壽
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
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
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剋之
壽猶襲偽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取會天久
雨百姓饑墊壯上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永為
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愧祕而不宣乃遣使入胡壯
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壽殺

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既不從壯遂稱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考經典譚思文章至李勢時卒初壯每歎中夏多經學而已蜀鄙陋薰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著邁德論文多不載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也吳司空宗之曾孫也兄嘉桓溫征西長史陋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

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
有餘年親族送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
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為不孝
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由是名著海內簡文帝輔政命
為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
學為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
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
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

相王之命非敢為高也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於
三禮註論語行於世卒以壽終

韓績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也其先避亂居于吳之嘉興父建
仕吳至大鴻臚績少好文學以潛退為操布衣蔬食不
交當世由是東土並宗敬焉司徒王導聞其名辟以為
掾不就咸康末會稽內史孔愉上疏薦之詔以安車束
帛徵之尚書令諸葛恢奏績名望猶輕未宜降禮於是

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於家于時高密劉鮒字長魚
城陽邴郁字弘文並有高名鮒幼不慕俗長而希古篤
學厲行化流邦邑郁魏徵士原之曾孫少有原風敕身
謹絜口不妄說耳不妄聽端拱恂恂舉動有禮咸康中
成帝博求異行之士鮒郁並被公卿薦舉於是依績及
翟湯等例以博士徵之郁辭以疾鮒隨使者到京師自
陳年老不拜各以壽終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名蜀朝秀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内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據蜀略有巴西雄叔父驤驤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寇皮弁弊衣躬耕山藪翼壯常歎服焉桓溫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徵遣使勅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質蕭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

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翟湯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絜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饋贈雖釜庾一無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人賴之司徒王導辟不就隱于縣界南山始安太守干寶與湯通家遣船餉之勅吏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反致乃貨易絹

物因寄還寶寶本以為惠而更煩之益愧歎焉咸康中
征西大將軍庾亮上疏薦之成帝徵為國子博士湯不
起建元初安西將軍庾翼北征石季龍大發僮客以充
戎役勅有司特蠲湯所調湯悉推僕使委之鄉吏吏奉
旨一無所受湯依所調限放免其僕使令編戶為百姓
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徵湯固辭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
於家

子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人物耕而

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
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
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釣豈我哉
時人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簾門歎菽飲水州
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年五十六卒子矯亦有高操
屢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帝以散騎郎徵亦不至世有
隱行云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城太
守翻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于臨川不交
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為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
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
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
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
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貴
焉與翟湯俱為庾亮所薦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

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
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彊逼翼又
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
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
刀於水路人有為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
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為天地鬼神所
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帳焉乃復沉沒
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

患皆此類也卒於家

辛謐

辛謐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稱冠族謐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為時楷法性恬靜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謐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謐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陷沒于劉聰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季龍之世並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中頹然高邁視榮

利蔑如也及冉閔僭號復偹禮徵為太常謚遺閔書曰
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
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
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
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為避之但冥
心至趣而與吉會耳謐聞物極則寢冬夏是也致高則
危累暴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
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

之庶享松喬之壽永為世輔豈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劉驛之

劉驛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驛之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遯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閉一困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驛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沖聞其名請為長

史麟之固辭不受沖嘗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
命麟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請家君沖聞大愧於
是乃造其父父命麟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沖言話父
使麟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沖勑人代麟之斟酌
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麟
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群小凡廝伍之家婚娶葬送
無不躬自造焉居于陽岐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
投之麟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

致贈一無所受去驛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歟
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驛之先
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為營棺殯送之其
仁愛隱惻若此卒以壽終

索襲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
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
十餘篇多所啟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或長歎

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反出而歎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誥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為三老曰今四表輯寧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既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名赴焉蓋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

龔贈錢二萬濬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敞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點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也乃謚曰玄居先生

楊軻

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麤飲水衣褐縕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疎

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于龍山曜後為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季龍嗣偽位脩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既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于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所尚軻在永昌季龍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為表謝其文甚

美覽者歎有深致季龍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
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行遣黜壯羯士
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
言了無懼色常卧土牀覆以布被保寢其中下無茵褥
潁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答鋪發軻
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頽然無驚怒之狀于時咸以
為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
季龍送以安車蒲輪蠲十戶供之自歸秦州仍教授不

絕其後秦人西奔涼州軻弟子以牛負之為戍軍追擒
并為所害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
單布寢土牀夏則并食于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彈琴
吟詠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暉以安車徵
至鄴及見暉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
眇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虛隱于平郭南山不要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詠岩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暉徵至鄴及見暉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暉送之平郭後苻堅又將脩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亡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

張忠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于泰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食芝餌石修尊養之法冬則�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為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池為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為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頗或問以

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遺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苻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冠衣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為侶以全朝夕

之命屬堯舜之世恩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況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柰何行五十里及闕而死使者馳驛白之堅遣黃門郎韋華持節策弔祀以太牢褒賜命服謚曰安道先生

石垣

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

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麤弊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人人
有喪葬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
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閭中取物如晝無差姚長之
亂莫知所終

宋纖

宋纖字令艾敦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
隱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
州郡辟命惟與陰顥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

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為枕何石為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鳴銳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注論語及為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後遣使者張興脩禮徵為太子友興逼喻甚切纖喟然歎曰

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祚
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
不受尋遷太子太傅墳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
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
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土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
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謚曰玄虛

先生

郭荷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羣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東帛徵為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卒謚曰玄德先生

郭瑀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

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
卒瑀以為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
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于臨松薤
谷鑿石窟而居服栢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
弟子著錄千餘人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
玄纁脩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心
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
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傳

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
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獨立道由人弘
故也況令九服分為狄場二都盡為戎穴天子僻陋江
東名教淪於左衽創毒之甚聞聞未聞先生懷濟世之
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
綏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
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
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

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于
南山及天錫滅苻堅又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喪而
止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及苻氏之末略
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瑀歎曰臨河
救溺不卜命之短長脉病三年不豫絕其食饋魯連在
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衽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
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瑀為太府左長史
軍師將軍雖居元佐而口詠黃老莫功成世定追伯成

之蹤穆惑於說間西伐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
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于此庭矣穆
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
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
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于屋
屋之為字戶下至也龍飛至戶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
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厓閣飲氣而卒

祈嘉

祈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牕
中有聲呼曰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
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
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為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
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諸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
徵為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
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千
餘人天錫謂為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瞿硎先生

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為名焉大司馬桓溫嘗往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為之銘贊竟卒於山中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

鎮軍郊情召為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
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
或憂之俄而歿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
便是求死不得死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
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
屑作鄭玄碑又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

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於豫章
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
召之達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乃
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達後徙居會稽之
剡縣性高絜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道乃著論
曰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
闕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體者
何違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謂

好遯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爲慕者非其所以爲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達似惠連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爲放有疾而爲顰者也元康之爲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僞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

有越檢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
夫偽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為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
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乖
其本固聖賢所無柰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
備闇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修苟迷擬
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辯其趣舍之極求其用
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
塗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繫不乖也不然則

流逝忘反為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偽外眩囂華
內喪道實以矜尚掩其真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千
載可不慎歟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
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于吳吳國內史王珣有
別館在武丘山達潛詣之與珣游處積旬會稽內史謝
玄慮遠遯不反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
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為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
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

適轉至委篤令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其名命疏奏帝許之達復還判後王珣為尚書僕射上疏復請徵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徵之復不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達執操貞厲含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劭東宮虛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叅僚侍達既重幽居之操必以難進為美宜下所在脩禮發遣會病卒長子勃有父

風義熙初以散騎常侍徵不起尋卒

龔玄之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也父登歷長沙相散騎常侍玄之好學潛默安於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聲維之詠丘園旅束帛之觀譙國戴達武陵龔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絜己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於懷抱哉思挹雅言希承諷議可並以

爲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指下所在脩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側席之望郡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尋卒時年五十八弟子元嘉亦有德操高尚不仕舉秀才及州辟召並稱疾不就孝武帝以太學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累徵遂不起卒於家

陶淡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粒不婚

娶家累千金僅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埠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颖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

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
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
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
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
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
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
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
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

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在
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
種粳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素簡貴不私
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
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二年解印
去縣乃賦歸去來其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
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

颶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僅僕來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撝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闕策扶老而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暮將有事乎

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
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
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
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
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
聊乘化而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項之徵著作郎不就
既絕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寵遵等
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

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欵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寵通之等齋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為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

於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
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舉之至州
而言笑賞適不覺有羨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林澤
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
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
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唯遇酒則飲時
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閒高卧北窓之下清
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鮮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

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
上聲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並行於世
史臣曰君子之行殊途顯晦之謂也出則允釐庶政以
道濟時處則振拔囂埃以卑自牧詳求厥義其來貞矣
公和之居窟室裳唯編草誠叔夜而凝神鑒威輦之處
叢祠衣無全帛對子荆而陳貞則並滅景而弗追柳禽
尚平之流亞夏統遠邇稱其孝友宗黨高其諒直歌小
海之曲則伍胥猶存固貞石之心則公問尤愧時幸洛

濱之觀信乎茲言宋纖幼懷遠操清規映拔楊宣頌其
畫象馬友歎其人龍玄虛之號實斯為美餘之數子或
移病而去官或著論而矯俗或箕踞而對時人或弋釣
而棲衡泌舍和隱璞乘道匿輝不屈其志激清風於來
葉者矣

贊曰厚秩招累修名順欲確乎群士超然絕俗養粹巖
阿銷聲林曲激貪止競永垂高躅

晉書卷九十四

晉書卷九十四考證

董京傳字威輦。○逸士傳作董威。與此云京字威輦小異

亦將闕我顰顧而去。○顰監本誤卑今從音義改正

郭文傳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滌山中。

臣宗精按滌

監本訛辟羅隱詩杳杳諸天路蒼蒼大滌山正指其地今改正

譙秀傳秀避難宕渠。○宕監本誤巖地理志宕渠郡名

殆宕誤岩岩復誤巖也今改正

翟湯傳始安太守干寶與湯通家○干監本訛于今從

本書干寶傳改正

晉書卷九十四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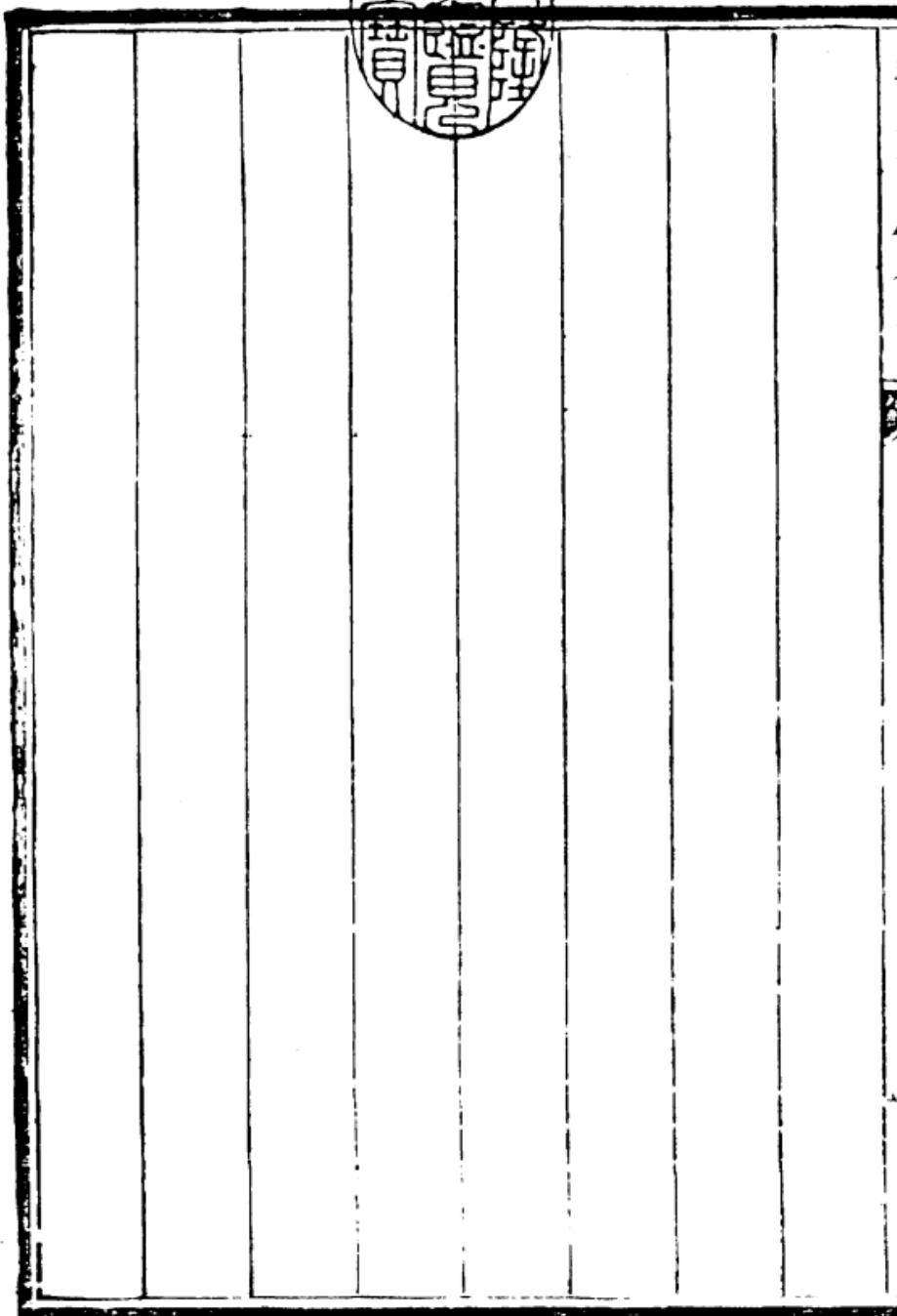
謹案卷九十三第七頁前五行妻裴氏嫠居養后

刊本嫠訛娶今改

卷九十四第二頁後三行嵇康又從之游刊本嵇

訛稽今改

第四十二頁後三行弟子元嘉毛本作元壽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郭寅

謄錄監生
臣藍嘉瑄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晉書卷九十五



詳校官內閣侍讀唐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 舊要卷四千一百二十四

史部

晉書卷九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六十五

藝術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
省禍福曰神與智藏往知來幽贊冥符弼成人事既興
利而除害亦威衆以立權所謂神道設教率由於此然

而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源法術紛以多端變態
詒非一緒真雖存矣偽亦憑焉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良
有以也逮丘明首唱叙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策
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漢武雅好神僊世祖尤耽
讖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敏桓譚由忤
時而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千慮之一失者乎詳觀
衆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既
務在博聞筆削則理宜詳備晉謂之乘義在於斯今錄

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紀者以為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陳訓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少好祕學天文算厯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為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陽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輿櫬銜璧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訓隨例內徙拜諫議大夫俄而

去職還鄉及陳敏作亂遣弟宏為歷陽太守訓謂邑人
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斬之訓鄉人秦琥為
宏叅軍乃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
也乃赦之時宏攻征東叅軍衡彥於歷陽乃問訓曰城
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訓登牛渚山望氣曰不過五
百人然不可攻攻之必敗宏復大怒曰何有五千人攻
五百人而有不得理命將士攻之果為彥所敗方信訓
有道術乃優遇之都水參軍淮南周亢嘗問訓以官位

訓曰君至卯年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亢曰脫如
來言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後亢果為
義興太守金紫將軍時劉聰王彌寇洛陽歷陽太守武
瑕問訓曰國家人事如何訓曰胡賊三逼國家當敗天
子野死今尚未也其後懷愍二帝果有平陽之酷焉或
問其以明年吉凶者訓曰揚州刺史當死武昌大火上
方節將亦當死至時劉陶周訪皆卒武昌大火燒數千
家時甘卓為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頭低而視

仰相法名為盼刀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為王敦所害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訓年八十餘卒

戴洋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為酒藏更授符錄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恆廬衡等諸山既而遣歸逢一老父

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為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為人
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末為臺吏知
吳將亡託病不仕及吳平還鄉里後行至瀨鄉經老子
祠皆是洋昔死時所見使處但不復見昔物耳因問守
藏應鳳曰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東行過老君而不
下馬未達橋墜馬死者不鳳言有之所問之事多與洋
同揚州刺史嘗問吉凶於洋答曰熒惑入南斗八月有
暴雨九月當有客軍西南來如期果大水而石冰作亂

水既據揚州洋謂人曰視賊雲氣四月當破果如其言時陳敏為右將軍堂邑令孫混見而羨之洋曰敏當作賊族滅何足願也未幾敏果反而誅焉初混欲迎其家累洋曰此地當敗得臘不得正豈可移家於賊中乎混便止歲末敏弟昶攻堂邑混遂以單身走免其後都水馬武舉洋為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既而皆如其夢廬江太守華譚問洋曰天下

誰當復作賊者洋曰王機尋而機反陳睂問洋曰人言
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不洋曰顧不及臘
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
珮以明年七月晦亡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
命在申金為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冶火光照天
此為金火相燦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即移居東府
病遂差鎮東從事中郎張闔舉洋為丞相令史時司馬
颺為烏程令將赴職洋曰君宜深慎下吏颺後果坐吏

免官洋又謂曰卿雖免官十一月當作郡加將軍至期
為太山太守鎮武將軍颺賣宅將行洋止之曰君不得
至當還不可無宅颺果為徐龕所逼不得之郡元帝增
颺衆二千使助祖逖洋勸颺不行颺乃稱疾收付廷尉
俄而因赦得出元帝將登祚使洋擇日洋以為宜用三
月二十四日景午太令史陳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
王用甲辰三月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主盡出上下
盡空德將出游刑入中宮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為吳所

囚雖當時遜媚實懷怨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
吳宮今大王內無含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
窮何為追越王去國留殃故事邪乃從之及祖約伐兄
鎮譙謂洋為中興軍遷督護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禹中
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
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為妖白約收
洋付刺奸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
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日相

繫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宿嫌振往時垂
飢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甚
難約義之即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月三日石勒騎
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向城父可遣騎水南追
之步軍於水北斷要路賊必敗約竟不追賊乃掠城父
婦女輜重而去約將魯延求追賊洋曰不可約不從使
兄子智興延追之賊僞棄婦女輜重走智興延等爭物
賊還掩之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約表洋為下邑長

時梁國人反逐太守袁晏梁城峻嶮約欲討之而未決
洋曰賊以八月辛酉日反日辰俱王辛德在南方酉受
自刑梁在譙北乘德伐刑賊必破亡又甲子日東風而
雷西行譙在東南雷在軍前為軍驅除昔吳伐關羽天
雷在前周瑜拜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剋約從之果平梁
城太寧三年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當移
壽陽及王敦作逆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
不出兵法先起為主應者為客辰星若出太白為主辰

星為客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
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衆向合肥俄
而歿死衆敗遂住壽陽洋又曰江淮之間當有軍事譙
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約不從豫
土遂陷於賊咸和元年春約南行佃遇大雷雨西南來
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夏必失大將至夏汝南人反執
約兄子濟送于石勒約府內地忽赤如丹洋曰按河圖
徵云地赤如丹血丸丸當有下犯上者恐十月二十七

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攻城大戰其日
西南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迴賊退時傳言勒遣騎向
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無此事尋而傳言果
妄咸和初月暉在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為天門
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戰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
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內嚴
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至三年五月大風雷雨西
北來城內晦暝洋謂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當遠俟近

直愛下振貧昔秦有此變卒致亂亡約大怒收洋繫之遣部將李槩將兵到廬江其衆盡散約召洋出問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陽若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半入胡滅門留壽陽尚可約欲東向歷陽其衆不樂東下皆叛約劫約姊及嫂奔于石勒約到歷陽祖煥問洋曰君昔言平西在壽陽可得五年果如君言今在歷陽可得幾時洋曰得六月耳約問洋臺下及此氣候何如洋曰此當復有反者臺下來年三月當太平江州當大

喪後南方復有軍事去此千里尋而牽騰叛約約率所
親將家屬奔于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而溫嶠卒
郭默據溫口以叛後勒誅約及親屬並盡皆如洋言約
既敗洋往尋陽時劉胤鎮尋陽胤問洋曰我病當差不
洋曰不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
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陰謀曰六庚為白獸在上為客星
在下為害氣年與命并必凶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
寅勿見客胤曰我當解職將君還野中治病洋曰使君

當作江州不得解職。肩曰溫公不復還邪。洋曰溫公雖還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九月甲寅申時。廻風從東來入肩兒船中。西過狀如匹練長五六丈。洋曰風從咸池下來攝提下去。咸池為刀兵大殺為死喪。到甲子日申時。府內大聚骨埋之。肩問在何處。洋曰不出州府門也。肩架府東門。洋又曰東為天牢。牢下開門。憂天獄。至十二月十七日。洋又曰臘近可開門。以五十人備守。并以百人備東北寅上。以却害氣。肩不從。二十四日壬辰。

荀遂為郭默所害南中郎將桓宣以洋為參軍將隨宣
往襄陽太尉陶侃留之住武昌時侃謀北伐洋曰前年
十一月熒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昴趙之
分野石勒遂死熒惑以七月退從畢右順行入黃道未
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二日復逆行還鈞繞畢向昴昴畢
為邊兵主胡夷故置天弓以射之熒惑逆行司無德之
國石勒死是也勒之餘燼以自殘害今年官與太歲太
陰三合癸巳癸為北方北方當受灾歲鎮二星共合翼

軫從子及已徘徊六年荆楚之分歲鎮所守其下國昌
豈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星前角亢角亢鄭之分
歲星移入房太白在心心房宋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石季龍若興兵東南此其死會也官若應天伐刑徑據
宋鄭則無敵矣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侃志在中原聞
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侃薨征西將軍庾亮代鎮武昌
復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白氣喪必東行不過數年必
應尋有大鹿向西城門洋曰野獸向城主人將去城東

家夜半望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
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而歎曰此與
前白氣同時亮欲西鎮石城或問洋此西足當欲東不
洋曰不當也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
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
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己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
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
武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寶屯邾城九月洋言於亮

曰毛豫州今年受死問昨朝大霧晏風當有怨賊報仇
攻圍諸侯誠宜遠偵還寶問當在何時答曰五十日內
其夕又曰九月建戌朱雀飛驚征軍還歸乘戴火光天
示有信災發東房葉落歸本慮有後患明日又曰昨夜
火殃非國福今年架屋致使君病可因燒屋移家南渡
無嫌也寶即遣兒婦還武昌尋傳賊當來攻城洋曰十
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干為君支為臣丁為征西府亥
為邦城功曹為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

賊必來寅數七子數九賊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從
魁為貴人加丁下剋上有空亡之事不敢進武昌也賊
果陷邾城而去亮問洋曰故當不失石城否洋曰賊從
安陸向石城逆太白當伐身無所慮亮曰天何以利胡
而病我洋曰天符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氣三合
己亥己為天下灾為戎胡季龍亦當受死今乃不憂賊
但憂公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荊州受兵江州受
災公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當有解不洋曰恨晚猶差

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
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為此鬼所考亮
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
明年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為妄果至正月一日而薨庾
翼代亮洋復為占候少時卒年八十餘所占驗者不可
勝紀

韓友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為書生受易於會稽伍振善

占卜能圖宅相冢亦行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林婦
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為筮之使畫作野豬著卧
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死已
復魄友為筮之令以丹畫版作日月置牀頭又以豹皮
馬鄣泥卧上立愈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為攻禱伐空
冢故城間得狸鼈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
女發時張囊著牕牖間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斯須之
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

二枚皆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著樹
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宣城邊洪以
四月中就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禍甚重
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庾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之咎可
消也不爾其凶難言洪即聚柴至日大風不敢發火洪
後為廣陽領校遭母喪歸家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出告
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草行
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若

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歟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
斫父妾二人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宗族往收殯亡
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宣城太守
殷祐有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大鸞鳥來集廳事
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為善不獲將成禍祐乃謹為其備
至日果有大鸞垂尾九尺來集廳事上掩捕得之祐乃
遷石頭督護後為吳郡太守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
轉禍無不皆驗干寶問其故友曰筮卦用五行相生殺

如按方投藥治病以冷熱相救其差與不差不可必也
友以元康六年舉賢良元帝渡江以為廣武將軍永嘉
末卒

淳于智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廬人也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
術高平劉柔夜卧鼠齧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
殺君而不能當為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橫文後
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卧明日有大鼠

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困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
向之嗥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
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勿出哭勿止
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
集堂屋五間泣然而崩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
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追拍恆使作聲三日放去劭
從之其猴出門即為犬所咋死母病遂差上黨鮑瑗家
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

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
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靈
之思可為一卦智乃為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
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
有一人持荆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
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後井得錢數十萬銅
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疾者亦愈其消災轉禍不
可勝紀而卜筮所占千百皆中應詹少亦多病智乃為

符便蒼佩之誦其文既而皆驗莫能學也性深沉常自
言短命曰辛亥歲天下有事當有巫醫挾道術者死吾
守易義以行之猶當不應此乎太元末為司馬督有寵
於楊駿故見殺

步熊

步熊字叔羆陽平發干人也少好卜筮數術門徒甚盛
熊學舍側有一人燒死吏持熊諸生謂為失火熊曰已
為卿卜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問得火主

來者便縛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惡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遠近實不知草中有人又鄰人兒遠行或告以死其父母號哭制服熊為之卜剋日當還如期果至趙王倫聞其名召之熊謂諸生曰倫死不久不足應也倫怒遣兵圍之數重熊乃使諸生著其裘南走倫兵悉赴捉之熊密從北出得脫後為成都王頴所辟頴使熊射覆物無所失後頴奔關中平昌公模鎮鄰以熊頴黨誅之

杜不愆

杜不愆廬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驗高平
郡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按卦言之卿
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雄
雉籠盛置東檐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雌雉
飛來與交既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
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
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寢而

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為淹然
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至丙午日趙卧南軒之
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
不動趙歎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趙病彌年乃起
至四十卒於中書郎不愆後占筮轉疎無復此類後為
桓嗣建威參軍

嚴卿

嚴卿會稽人也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荒年多抄

盜令鄉菴之鄉菴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非劫也序不之信鄉曰既必不停宜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著船前求索止得駿狗無白者鄉曰駿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正及六畜革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然作聲甚急如有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墅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而序家無恙

隗炤

隗炤汝陰人也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未曾為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

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焰
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
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
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瓦覆
以銅伴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
皆如卜焉

卜珝

卜珝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

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珉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
位為鄉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為猛獸所害。吾亦未見
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
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珉曰子勿為公吏可以
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鄉將也。珉曰
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鄉謹
奉之主晉記者必此人也。珉遂隱于龍門山。劉元海僭
號徵為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珉

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
爲光祿大夫珝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偽位
徵爲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珝答曰并州
陛下之分今茲剋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
乎珝曰臣所以来不及裝者正爲是行也聰大悅署珝
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
慎勿紛紜及攻晉陽爲琨所敗珝卒先奔爲其元帥所

殺

鮑靚

鮑靚字太玄東海人也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稍遷南陽中部都尉為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王機時為廣州刺史入廁忽見二人著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似烏鵲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天機尋誅死靚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吳猛

吳猛豫章人也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庾亮為江州刺史嘗遇疾聞猛神異乃迎之間已疾何如猛辭以算盡請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狀如生未及大斂遂失其尸識者以為亮不祥之徵亮疾果不起

幸靈

幸靈者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羣居見侵辱而無愠色邑里號之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為癡也嘗使守稻羣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為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乎時順陽樊長賓為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中吏令人各作著一雙靈作而未輸或竊之焉俄而竊

者心痛欲死靈謂之曰爾得無竊我箸乎竊者不應有
頃愈急靈曰若爾不以情告我者今真死矣竊者急遽
乃首出之靈於是飲之以水病即立愈行人由此敬畏
之舟成當下吏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方請益人靈
曰此以過足但部分未至耳靈請自牽之乃手執箸惟
用百人而船去如流衆大驚怪咸稱其神於是知名有
龔仲儒女病積年氣息財屬靈使以水含之已而強起
應時大愈又呂猗母皇氏得瘻痺病十有餘年靈療之

去皇氏數尺而坐冥目寂然有頃顧謂猗曰扶夫人令
起猗曰老人得病累年奈何可倉卒起邪靈曰但試扶
起於是兩人夾扶以立少遷靈又令去扶即能自行由
此遂愈於是百姓奔趣水陸輻湊從之如雲皇氏自以
病久懼有發動靈乃留水一器令食之每取水輒以新
水補處二十餘年水清如新塵垢不能加焉時高悝家
有鬼怪言語訶叱投擲内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
三發火巫祝厭劾而不能絕適值靈乃要之靈於陌頭

望其屋謂惺曰此君之家邪惺曰是也靈曰知之足矣
惺固請之靈不得已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惺曰當以正
止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並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
去其夕鬼怪即絕靈所救愈多此類然不取報謝行不
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見人即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
之天傷於山林者必起理之器物之傾覆於途路者必
舉正之周旋江州間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
咸欲不失其情性奈何制服人以為奴婢乎諸君若欲

享多福以保性命可悉免遣之十餘年間賴其術以濟者極多後乃娶妻畜車馬奴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得失相半焉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

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又
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及洛中寇亂乃潛草野
以觀變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沙門遇害者甚衆澄
授勒大將軍郭黑畧家黑畧每從勒征伐輒豫剋勝負
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
何也黑畧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
非常云將軍當畧有區夏已應為師臣前後所白皆其
言也勒召澄試以道術澄即取鉢盛水燒香呪之湏臾

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之勒自葛陂還河
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謂黑畧曰湏與賊至可
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
執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何所在使人
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信
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潛避至黑畧
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
既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

澄澄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日
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
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矣襄國城塹水源在城
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勑
龍取水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
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泣然微流有一小龍
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
隍塹皆滿鮮卑段末波攻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

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末波勒登城望末波軍
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波如此豈可獲乎更遣夔安問澄
澄曰已獲末波矣時城上伏兵出遇末波執之澄勸勒
宥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遣從弟岳攻
勒勒遣石季龍距之岳敗退保石梁搗季龍堅柵守之
澄在襄國忽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
日死時岳已敗被執果如所言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
之其羣下咸諫以為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

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絜齋七日取麻油合臘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曜生擒之勒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敬澄彌篤時石葱將叛澄誠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慎無食葱俄而石葱果走

勒益重之事必諮詢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歎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死及季龍僭位遷都于鄴傾心事澄有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駒輦朝會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

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
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其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
爲比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公游乃曰澄公其以季
龍爲海鷗鳥也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
出家真僞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
度奏曰佛方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
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
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

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
淫祠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慶所
奏季龍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至於饗
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
佛者特聽之澄時止鄴城寺中弟子偏於郡國常遣弟
子法常比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
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始入澄逆笑曰昨
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邪佐愕然愧懾於是國人

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
面涕泣者季龍太子遂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
彌比當得疾可往看之邃即馳信往視則果已得病太
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療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
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邃將圖
為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倘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
之澄月望將入觀季龍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
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

必過遂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登
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遂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
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
從容箴季龍季龍終不能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
黑畧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慄
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衆僧祝願澄又自祝願
湏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困復更祝願有頃
曰脫矣後月餘黑畧還自說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

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命也畧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時日正是澄祝願時也時天旱李龍遣其太子詣臨漳西滏口祈雨久而不降乃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澄嘗遣弟子向西城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其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為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黃河中舊

不生竈時有得者以獻季龍澄見而歎之曰桓溫入河其不久乎溫字元子後果如其言也季龍嘗畫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後亦皆驗澄嘗與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灾仍取酒噀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

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
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
怪公血臭故相視耳季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旦而
問澄澄曰禍將作矣宜父子慈和深以慎之季龍引澄
入東閣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
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杜后曰和
尚耄邪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
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即好耳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

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李龍臨喪殺之李龍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被收澄諫李龍曰皆陛下之子也何為重禍邪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埽鄴宮季龍不從後月餘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李龍大享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小

字棘奴季龍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
烈士貞女皆變為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聚髮
鬚微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啓
塋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
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無復言謂弟
子法祚曰戊寅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
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
西入關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季龍惡之曰

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遂大亂

麻襦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魏縣市中乞丐恒著麻襦布裳故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餉天馬趙興太守籍狀收送詣季龍先是佛圖澄謂季龍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季龍

與共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季龍不解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酉戌受玄命絕歷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不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為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莫能基必頽久游閭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游間其所言人莫能曉季龍遭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請步云我當有所過

君至合口橋見侍使人如言而馳至橋麻襦已先至後
慕容儻投李龍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為一柱
殿下即謂此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亦以為天馬之應云

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也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
寒暑晝夜不卧恆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
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
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彌年十四行亦及

之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初
止鄴城西沙門法紓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
重閣高八九尺於上編營為禪室常坐其中季龍資給
甚厚道開皆以施人人或來諮詢者道開都不答日服
鎮守藥數丸大如梧子藥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時復
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就療者頗驗視其
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
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升平

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
年百餘歲卒于山舍勑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
入石室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與弟頴叔及沙門支法
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
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蛻耳乃為之贊云

黃泓

黃泓字始長魏郡斥丘人也父沉善天文祕術泓從父
受業精妙踰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忠勤非禮不

動永嘉之亂與渤海高瞻避地幽州說瞻曰王浚昏暴
終必無成宜思去就以圖久安慕容廆法政修明虛懷
引納且識言真人出東北儻或是乎宜相與歸之同建
事業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廆廆待以客禮引為參軍
軍國之務動輒訪之泓止說成敗事皆如言廆常曰黃
參軍孤之仲翔也及泓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甚重之
石季龍攻泓泓將走遼東泓曰賊有敗氣無可憂也不
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馬為追擊之備泓曰今寇

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泓曰殿下言盛者人事耳
臣言必走者天時也胡足為疑及期季龍果退就益奇
之及慕容儁即王位遣從事中郎儁聞冉閔亂將圖中
原訪之於泓泓勸行儁從之及僭號署為進謀將軍太
史令關內侯尋加奉車都尉西海太守領太史令開陽
亭侯又封平舒縣五等伯常從左右諮詢大事靈臺令
許敦害其寵諂事慕容評設異議以毀之乃以泓為太
史靈臺諸署統加給事中泓待敦彌厚不以毀已易心

慕容暉敗以老歸家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人恨吾年
過不見耳年九十七卒卒後三年偽吳王慕容垂興焉

索紈

索紈字叔徹敦煌人也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
遂為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
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紈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紈
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為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
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為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

孤策夢立氷上與氷下人語紈曰氷上為陽氷下為陰
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氷未泮婚姻事也君在氷上與
氷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氷泮而
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
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郡主簿張宅夢走馬
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柏不知門處紈曰馬屬離離
為火火禍也人上山為凶字但見松柏墓門象也不知
門處為無門也三周三期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

謀反伏誅索克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克前紇曰棺者職
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
書屬太守使舉克太守先署克功曹而舉孝廉克後夢
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克紇曰虜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
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宋桶夢內中有一人著赤
衣桶手把兩杖極打之紇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
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肉食也俄而亦驗焉黃平問
紇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

紈曰馬者火也舞為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索綏夢東有二角書詣綏大角朽敗小角有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紈曰大角朽敗腐棺木小角有題題所詣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綏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紈曰腳肉被啖為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紈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為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

似隱者紇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
澹命為西閣祭酒紇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
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
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
澹以東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孟欽

孟欽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苻堅
召詣長安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遂

大譏郡寮酒酣目左右收欽欽化為旋風飛出第外頃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或有兵衆距戰或前谿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末復見於青州苻朗尋之入于海島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于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

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于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于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參詣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間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為譬喻狀如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當時尠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剛火彊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

呂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為吉明年癸未敗于淮南所謂未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苻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詢之萇既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畧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畧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負債

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歿死所謂負債者也苻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謚曰文及長死慕子興字子畧方殺登畧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其所造牽三歌讖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遺錄十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

僧涉

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為沙門苻堅時入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

指掌能以祕祝下神龍每旱堅常使之呪龍請雨俄而
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卒于長安
後大旱移時苻堅歎曰涉公在此豈憂此乎

郭磨

郭磨西平人也少明老子易仕郡主簿張天錫末年苻氏
每有西伐之間太守趙凝使磨筮之磨曰若郡內二月
十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涼祚必終凝乃申約屬縣至
十五日鮮卑折掘送馬於凝凝怒其非駿幽之內廐鮮

卑懼而夜遁凝以告麌麌曰是也國家將亡不可復振
苻堅末當陽門震刺史梁熙問麌曰其祥安在麌曰為
四夷之事也當有外國二王來朝主上一當反國一死
此城歲餘而鄯善及前部王朝于苻堅西歸鄯善王死
於姑臧呂光之王河西也西海太守王楨叛麌勸光襲
之光之左丞呂寶曰千里襲人自昔所難況王者之師
天下所聞何可僥倖以邀成功麌不可從誤人大事麌
曰若其不捷磨自伏鉄銃之誅如其剋也左丞為無謀

矣光從而剋之光比之京管常叅幃幄密謀光將伐乞
伏乾歸磨諫曰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師往必無功終當
覆敗太史令賈曜以為必有秦隴之地及剋金城光使
曜詰磨密謂光曰昨有流星東墜當有伏尸死將雖
得此城憂在不守正月上旬河水將解若不早渡恐有
大變後二日而敗問至光引軍渡河訖冰泮時人服其
神驗光以磨為散騎常侍太常磨後以光年老知其將
敗遂與光僕射王祥起兵作亂百姓聞磨起兵咸以聖

人起事事無不成故相率從之如不及磨以為代呂者
王乃推王乞基為主後呂降降姚興興以王尚為涼州
刺史終如磨言磨之與光相持也逃人稱呂統病死磨
曰未也光統之命盡在一時後統死三日而光死磨嘗
曰涼州謙光殿後當有索頭鮮卑居之終於禿髮傉檀
沮渠蒙遜迭據姑臧磨性褊酷不為士庶所附戰敗奔
乞伏乾歸乾歸敗入姚興磨以滅姚者晉遂將妻子南
奔為追兵所殺也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為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為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娉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既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

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
契為性率達不拘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
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為化諸學者皆共師焉年二
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
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往天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
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如
何什曰必使大化流傳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進
登第三果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雋每至講說諸公皆

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焉苻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馳驛送之光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兵距戰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之強要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士之

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羅什曰在此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光欲留王西國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還至涼州聞苻堅已為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屬姑臧大風羅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能而有叛者尋皆殄滅沮渠蒙遜先推建康太守段業為

主光遣其子纂率衆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訪羅什答曰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於合黎俄又郭麽起兵篡棄大軍輕還復為麽所敗僅以身免中書監張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义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什知义詭詐告資曰义不能為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湏臾灰聚浮出復為繩义療果無效少日資亡

頃之光死纂立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箱井中於
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為美瑞號其殿為龍翔殿俄
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為龍興門羅
什曰此日潛龍出游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
今屢見則為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克己脩德以
答天戒纂不納後果為呂超所殺羅什之在涼州積年
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縊其深解無所宣化姚興遣姚
碩德西伐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仍使入西

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暗誦無不完其義
旨既覽舊經多有紕繆於是興使沙門僧叡僧肇等八
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
識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為慧叡論西方辭體商
畧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
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
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着筆作大乘阿毗曇非
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惟為姚興著實

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嘗講經于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慾鄣湏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解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舉七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什在長安

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有
遇於來生耳羅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
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
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
惻愴可言死於長安姚興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
尸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曇霍

沙門曇霍者不知何許人也禿髮傳擅時從河南來持

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
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
無所汚行步如風雲言人死生貴賤無毫釐之差人或
藏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目湏臾起而取之咸奇其
神異莫能測也每謂辱檀曰若能安坐無為則天下可
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已辱檀不能從辱
檀女病甚請救療曇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
不能轉禍為福曇霍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辱檀

固請之時後宮門閉墨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死傳擅命閑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也

臺產

臺產字國雋上洛人漢侍中崇之後也少專京氏易善圖識祕緯天文洛書風角星算六日六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兼善經學汎情教授不交當世劉曜時災異特甚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其大司空劉均舉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

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見而嘉之引見訪以政事產流涕歎欵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甚懇至曜改容禮之署爲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至明年而其言皆驗曜彌重之轉大中大夫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金章紫綬爵關中侯

史臣曰陳戴等諸子並該洽墳典研精數術究推步之幽微窮陰陽之祕奧雖前代京管何以加之郭磨知有晉之亡姚去姚以歸晉追兵奄及致斃中塗斯則遠見

秋毫不能近知目睫澄什爰自遐裔來游諸夏什既兆
見星象澄乃驅役鬼神並通幽洞冥垂文闡教諒見珍
於道藝非取貴於他山姚石奉之若神良有以也鮑吳
王幸等或假靈道訣或受教神方遂能厭勝禳災隱文
彰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世用者焉然而碩學通
人未宜枉轡

贊曰傳叙災祥書稱龜筮應如影響叶若符契怪力亂
神詭時惑世崇尚弗已必致流弊

晉書卷九十五

晉書卷九十五考證

韓友傳使畫作野豬著卧處屏風上○畫一本作或
卜珝傳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將監本訛相今從上
文有位為卿將句改

佛圖澄傳勒召澄試以道術○道監本作智今從宋本
孟欽傳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監本脫有字從

宋本增

共二百二十篇所載伏羲以來異事前世奇詭之說
書逸不完蕭綺綴拾殘缺而叙之今約為十卷

晉書卷九十五考證

謹案第十三頁後八行寧可復住刊本住訛往今

改

第二十六頁前五行見一人長大白皙刊本皙訛

哲今改

第四十二頁前六行其可如何刊本如何訛何如

據宋本改

第四十五頁前六行諸僧多效之刊本僧訛生據

宋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袁文宿